

# 寂寞

吳青峯

窗外有一株樹，一年四季她都獨自隨風而擺，隨雨而濕，隨春而青翠，隨冬而枯萎，一年一年就這麼過著，偶而有幾隻鳥停下整整羽翼，那可算她最驚喜的朋友了。

某天煩悶的下午，望著窗外的那棵樹發呆，整個午后也許有幾隊螞蟻或幾隻大象撞過我的眼，但我卻毫不知覺，我只感到一種沈沈的心情，這世界好像只有我和樹，很孤單的對立存在著。

回家時，成街豐富的視覺，看似熱鬧，隔著一層厚厚的玻璃窗，卻把我和這滿眼繽紛給狠狠剝開，那世界就擺在我眼前，但色彩卻絲毫無法抹上我的內心來。心似乎是荒涼了大半，好像有種強烈的慾望要捉住什麼，卻只能自顧攤在公車的座位上，望著窗外的景物流出眼簾隨即洩出，一路浮沈，然後在既定的地點下站，周而復始，單調而又無味的生活。

於是我不耐，走下公車，卻轉入不會有視線經過的小巷。接近十點的街道，卻已人煙寥落，我沿著它走，不為什麼，可能想尋求些冷清的感覺。走在從未到過的巷子裡，卻沒有害怕的感覺，也許算是一種放逐的追求，在星光微弱的街道，吸著一口又一口清閒卻不清新的空氣，心沒有方向，不想放著什麼羈絆，因為沒有鑰匙的枷鎖，解不開不如放棄解它，就拖著它並且假裝忘了它。

巷子很長，影子更長，拋錨的心拖得更長。

「我想，這是寂寞吧！」

我不瞭解寂寞是什麼，但它卻和我很熟，它時常陪伴在我身旁和我說說話，如果失去了寂寞，我會不會更寂寞？我不知道。寂寞大半隨著愛情這名詞出現，然而我卻一點也沒有這種愚昧因子。我坐在街邊的公園椅上，街上的人都不在我的心上，突然很想衝向海邊大叫到沙啞，然而，耳中只有吵鬧不已錶的滴達聲，錶在手上，我不去

看它，一看又會是一項負累，一條鎖鍊。眼睛看不見眼睛，最近的卻是最遠的，寂寞分不出寂寞，最苦的卻是最美的，呼吸很久沒有好好的呼吸，寂寞的充實，充實的寂寞。風屬於誰，月又屬於誰，突然這世上每一縷獨立的個體，好像都屬於寂寞，卻又好像都不屬於寂寞，屬於它的又甘心屬於它？不屬於它又真的希望不屬於它嗎？

我從公園椅上站了起來，繼續向未知的終點前進，突然心中想起窗外的那棵樹，我也正隨風而擺，但，可悲的是我沒有定點，不知將擺向何處，心裡有種無可抑止的失落，或許是這夜太冷清，才把我帶入這種情緒。再也不想走到那車站，我抗拒回家，我想享受這舒坦的寂寞，不想承受家裡沸騰的冷清。

直到月都看不見了，我決定我要在這些名為孤獨的街上耗上一夜不悲傷的流浪，若有巡邏宵禁的警察，我的罪行便是蔓延一地寂寞的野火。

夜很深，很深，把喧囂都放進冰箱裡，只剩風和蚊子留在冰箱外。

突然了解，寂寞不過是不寂寞所想出來自困的名詞，真正寂寞的人大概已享受在那寂寞之中了吧。

原來，我和寂寞只是一場誤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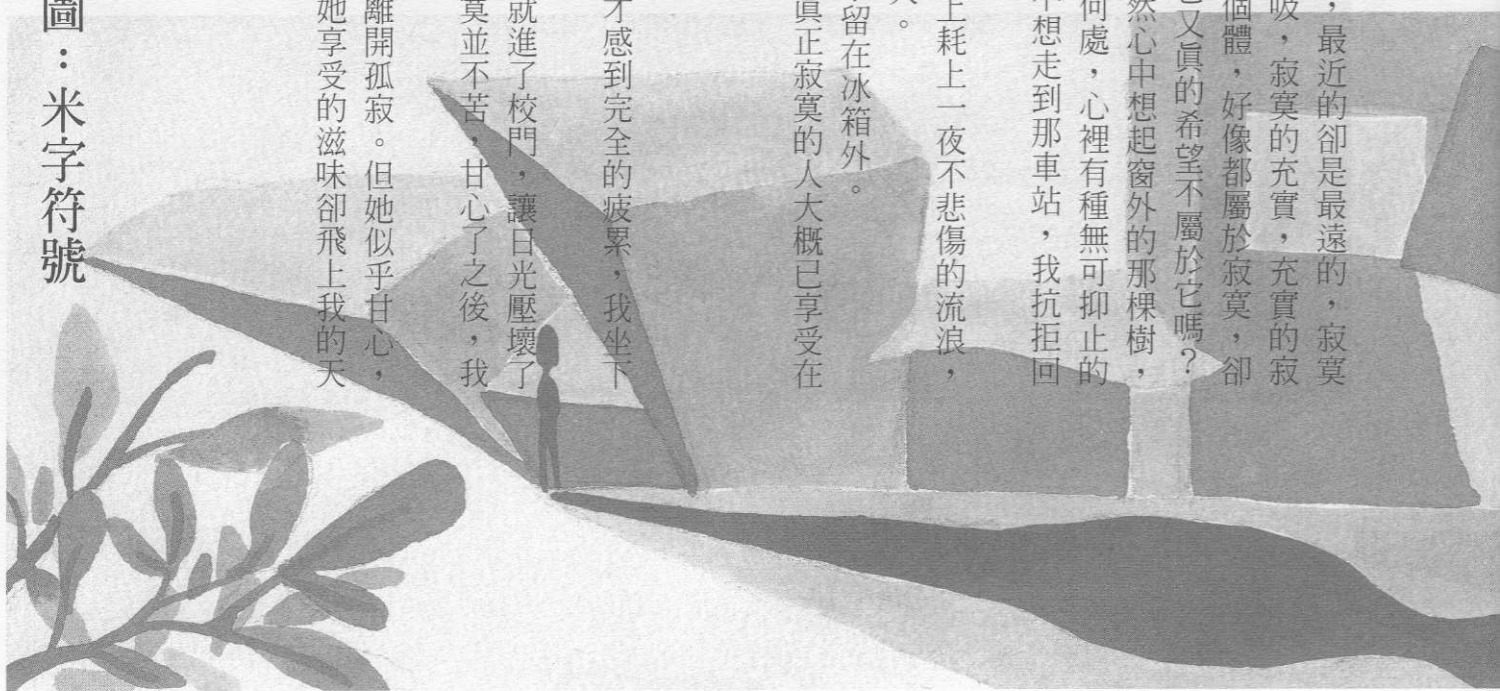
重駛的心很長，身影更長，眼前的巷子更長。

於是對寂寞鬆開了手，不再強留它在我身邊。這下方才感到完全的疲累，我坐下瞌了眼，或許能記得的是在這一剎那，我大概睡了去。

隔天依然搭著公車上學，同一件制服，同一張臉，我就進了校門，讓日光壓壞了我大半的不滿。不寂寞的人總喜歡自困於愁苦中，然而寂寞並不苦，甘心了之後，我才得意地走進教室。

窗外的樹還是兀自立著，她不能動，我卻可以移動而離開孤寂。但她似乎甘心，我卻自尋煩惱於寂寞中，我的眼中僅管擺著單單一株樹，她享受的滋味卻飛上我的天地來。

## 圖：米字符號





# 流浪

我從風裡走來  
肩上的砂粒是數不盡的日落

吳青峯



你把愁緒盪在眼裡

我讓放逐塗滿頰上

你無盡的思念是撥不去的髮

我短暫的歲月卻成憔悴的身長

走後

離愁是一株沒有年輪的樹

藏在深深深藍裡

「寂寞嗎？」

鏡裡的我笑了笑

眉頭深鎖一如結蛹的蝴蝶

深不見底

